

文化与生活

文学的光亮

赵丽宏

精彩阅读
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奇妙的魔匣，里面装着形形色色的喜怒哀乐，装着上天入地的荒诞幻想，装着曾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故事。有些人，永远也没有机会打开这魔匣，而写作者却可以不时打开这魔匣，让里面的关着的精灵自由地飞出来，飞向辽阔的世界，飞向陌生的心灵，使心和心的距离由遥远变得亲近。

轻而饥渴的心灵。因为有了文学的陪伴，我的日子变得有生机，有希望，有期望。幻想的翅膀携着我上天入地、穿越古今，抵达我希望抵达的任何地方。文学为一个生活在困顿迷茫中的年轻人展现了辽阔的空间，让我自由飞翔。那时，我没有想过要当作家，喜欢读书和写作的感觉，犹如一个绝望的落水者在即将被淹没时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而这稻草，渐渐变成了航船，载着我开始了美妙的远航。

我曾经在诗中把自己变成一棵长江边上的芦苇，想象生命繁衍的艰辛和悲欢。我在诗中这样叹息：“用我做一支芦笛吧，我可以为你吹奏欢乐，让百鸟在头顶起舞盘旋，我也能为你吹奏悲哀，让笛孔都化作汨汨泪眼……”

当社会进步到能够自己选择职业时，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写作。我觉得，我适合于当一个写作者。因为写作带给我快乐。尽管写作的状态不可能永远如江河汹涌、一泻千里，有时写得艰涩而苦恼，有时写得夜不成寐、食不知味，其中所有的甘苦，对一个写作者来说，都是快乐。有些快乐即时可感，有些快乐却需要事后体会。

我写作，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，有感情要倾吐。在人群中，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我讨厌喋喋不休地说话，也常常无法把心里话流畅地表达出来。我以为，内心世界的纷繁缤纷，用嘴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的。还好，还可以用文字来表达，可以写作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奇妙的魔匣，里面装着形形色色的喜怒哀乐，装着上天入地的荒诞幻想，装着曾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故事。有些人，永远也没有机会打开这魔匣，而写作者却可以不时打开这魔匣，让里面的关着的精灵自由地飞出来，飞向辽阔的世界，飞向陌生的心灵，使心和心的距离由遥远变得亲近。

写作促使我思索，使我激动也使我平静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必须睁大了眼睛观察世界，观察人，也不断地审视自己。写作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人生，也认识自己，使我在喧嚣中保持心灵的宁静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的人生曲折起伏，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时代和环境，然而文学一直是我亲密友善的旅伴，写作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。文学之于我，恰如那盏在黑暗中燃烧的油灯，尽管人世间的风向来去不定、时起时伏，只要心里还存着爱，存着对未来的希冀，这灯就不会熄灭。我的文字，便是这灯光在我心里的辐射，这辐射衍化成文字，记下了我所感受到的时代、人性和自然。和文学结缘，是我此生的欣慰。

(作者系第七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上海市作协副主席)

有一些遇见，奇妙而美好。学生们穿着学士袍，戴着学士帽，抱着花束在校园里跑来跑去，和要好的同学合影，与学弟学妹们话别，离别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憧憬，在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上绽放，汇聚成毕业季校园里的热辣滚烫。盛夏的阳光照耀着校园葱绿的树荫，树叶在微风中闪闪烁烁，有如舞厅里旋转灯洒下的光斑，令人陶醉。

我在这时候穿过教学楼前坪去教室上课，仿佛穿越一个青春洋溢、光影闪烁的巨大舞厅。我被欢快的音乐与热烈的氛围所感染，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

一个男生走过来问我：“老师，我能跟您合影吗？”他又指着身后跟着的一群男生女生，说：“还有我们班的这些同学，他们都想和老师合影。”

“好的，非常乐意！”我微笑着答应他。这位男生我认识。我虽然没有给他上过课，但他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特别选择我当他的指导老师。他的论文写得很认真，答辩时老师们给了一致好评，推荐为校级优秀论文。

合影之后，男生主动告诉我：“老师，我要去香港读研究生了。”

种莲子，开荷花

汤素兰

“祝贺你！”我说。“老师，我还要告诉您一件事，我小时候见过您，您到过我们学校，我听过您的讲座。”男生说。

因为我的身份是儿童文学作家，这些年去过许多学校讲座。

“你小学读的是哪所学校？”我问。男孩说出学校的名字，我一下子记起来了，我确实在多年前到过他们学校，甚至还受聘担任过他们学校文学社的课外辅导员。

我恍然大悟：“难怪你选我当你的指导老师。”

“我小时候听了您的讲座，就想将来像老师您一样写童话。”男生说。男生不只论文写得认真，还喜欢写童话，童话作品获过我在学校设立的“素兰文学奖”，我还把他那篇获奖作品推荐到一家重要的少儿文学杂志发表了。

没想到多年前一堂讲座，竟然在一个小男生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。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响起一句歌词：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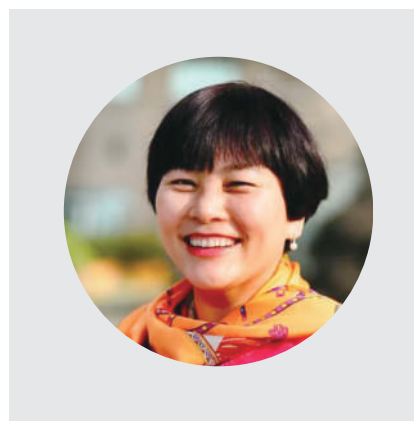
这日黄昏来得早，随着第八节课下课铃声到来的还有窗外浓重的暮色。

这是我本学期最后一堂课，我一边收拾教案和电脑，一边和从身边匆匆走过的学生们说再见。

这时一个女孩走到我的面前，将一沓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放在讲台上，又转身离开。

我以为这是选课学生交来的平时作业，并未特别留意。回到家，我打开那沓纸，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份作业，而是女孩写给我的一封信。

在信中，女孩告诉我，她曾在一本小学生刊物上读到过我的童话《奇迹花园》。那时她是一名留守儿童，每天放学后坐在池塘边的板栗树下，一边守着家里的鸭子，一边读我的童话。她说那些故事如灵泉注入她的心里，使她惊奇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美好又奇特的事物；因为读了我的童话，她在11岁时尝试写了自己的第一篇童话《树洞精灵》，但只开了个头，故事一直没有写完。如今她长大了，在我所在的城市读大学，得知我在这所大学教书，特意查了我们学校的课表来听一堂我的课，并将这封早已写好的信交给我。在信的结尾，她说：“真的很幸运在最纯真的年代遇到您的童话，它对于我的意义，不亚于安徒生对每个孩子的重要性。”她还说：



“或许有一天我也会给我的第一个童话《树洞精灵》一个结局。”

这封信的署名是“一个长大了的小读者”。我后来一直没有再见到这个女孩，也许见到了我也认不出来。但我特别感谢这个不知名的女孩，她给了我一个作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奖励和鼓舞。

(作者系第十一、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湖南省作协主席)

名家名笔

夹金山的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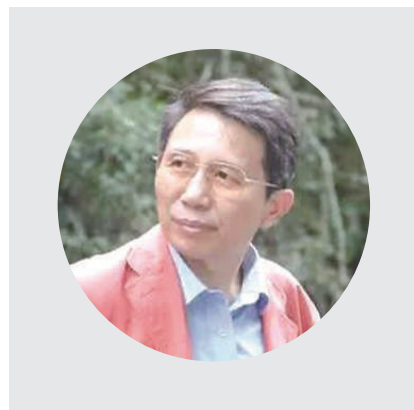
陈应松

晓碛是一个藏族小镇，意为高寒山脊，在海拔2200米的山上。下了车，转身即看到了白雪皑皑的夹金山，四周风旖猎猎，带来了雪山的寒气。这个藏式小镇上走着服饰奇特的嘉绒藏人，他们不像康巴藏人，也不像卫藏藏人，他们的服饰与丹巴的嘉绒藏族也不同，但他们的确是藏族。而且，这里的藏式火锅如此好吃，不知名的野菌汤撵走了高山上的寒意。当傍晚散步时，我们看到夹金山从云中露出了她的真容。山峰在云之上，在晚霞的映照下，像天上的宫殿，也像屹立在远方传说中的古堡。

第二天早晨，云彩上升，大雾弥漫。在多雨的雅安宝兴，从刚刚下过雨的晓碛镇出发，竟然天色大开，万里澄蓝，峰壑历历，天地如绢拭水洗过一般。

一路上在琢磨夹金山的名字，很奇怪，夹着金子的山？主峰叫夹金峰，一座山峰也夹着金子吗？车上了山顶停下，四山围着一汪一望无际的云海，这个白云的海子，就叫它“白云措”吧。虽然我到过许多名山大川，看过不同的云海，但我看到的最漂亮壮观的云海就在夹金山上。

我站在最开阔的山崖边，接近4000米的高度只有积雪和高山草甸，但盛满白云的山谷像涨潮一般在激荡。周围的山只剩下山尖，远处的积雪山峰像白色的狮群蹲在那里，就像它们是云端的神兽。啊，那些黏稠的、松软的、絮状的、轻盈的、饱满的云海，那些无边无际的云海，那些在阳光的刺激下鼓动不安的、藏匿着无数深壑的、带着某种诱惑让我们恨不得一跃而起的云海，触手可及。昨天傍晚的那些天上宫殿，就在我们身边，这是多么神奇和不可思议。更神奇的是在东面的雪山中，我们竟然看到了四姑娘山的峰尖，在阳光下金子一般闪耀。



周末夜走亮马河纪行

大同



四环入东口，沿河向西行。轰隆车声远，起伏蛙鸣近。夜来香收敛，杨柳花洒尽。一轮圆月，爬楼攀高林。缘河栈道暗，变灯树色纷。一鱼翻水响，双鸭过无声。倚栏沉思妹，举耳暴走兄。钓者心在鱼，不觉身惹蚊。往来人错过，语异味更浓。岸柳有花，水船动光影。饮马傍琉璃，麦家近蓝梦。港湾槛吧满，杯前多丽人。轻歌气息软，重光笑声硬。楼雕近燕莎，抬头见昆仑。桥上两灯管，桥下一路通。更前人迹稀，渔阳一盏灯。夜走不觉倦，沉月伴未停。方随我西来，又送我东行。雍景折返处，万步仅单程。终始两端寂，中流聚众声。复得两岸观，身处彼此境。观者亦被观，所见更分明。

华夏



荷 韩必省 作

篆刻艺术的创作与创新

骆芃芃

时间有感触和感想了，用篆刻的方式刻出来；如果没有，至少也得对所要刻的内容产生共鸣，最好是感同身受。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才有生命力，才是鲜活的，才会是“气韵生动”的。

“迁想妙得”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重要理论，用于篆刻创作十分贴切。“迁想妙得”其实是一个灵感捕捉的过程，如果创作欲望来了，创作前抑或创作中闪烁出了灵感，一定要抓住，马上动手刻出来，千万不能耽误。创作有灵感和欲望时往往会出好作品。另外，治印工具和治印材料也相对讲究。至于将多种文化元素“融会贯通”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这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，不是生搬硬套的。如果刀法过硬，肚子上有什么，都会见诸于刀刃之上。创新是创作的灵魂，甚至是创作的生命。创新从形式感上说，就是要打破以往的视觉常规。其一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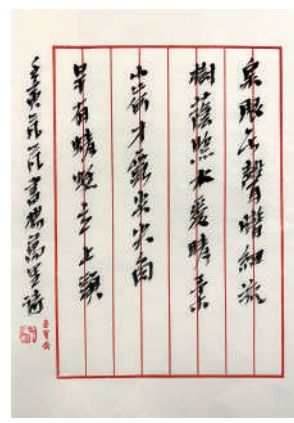
将从前的东西重新审视，并有机地运用。其二是构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形式。其三是其价值取向或引领当代、或超越未来。20世纪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，“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，有的人人死后方生。”亦如尼采所言，创新的本质就是对传统价值的重估。

创新的人是聪慧的、勇敢的和勇于担当的。创新的人因为聪颖，所以可以丢掉固有的条条框框，另辟蹊径。创新的人因为勇敢，所以勇于否定自己，同时还会否定别人，在否定中有“破”有“立”。创新的人勇于担当，新的事物是否被人接受，需要勇于担当的精神。

在我看来，从艺术家创作层面而言，创新是艺术家本质的存在方式，是其艺术人生意义之所在。(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院长)



二十四节气之立夏 骆芃芃 篆



【宋】杨万里《小荷》 骆芃芃 书

青草芃芃



南齐画家谢赫的绘画理论“六法”，上千年来不仅始终指导着绘画的创作，用于书法和篆刻也具有同样的意义。其中的“气韵生动”是篆刻创作中至关重要的。篆刻创作首先是状态，亢奋的状态和旺盛的创作欲望，是决定创作作品成败的先决条件。

篆刻创作是艺术家抒发情感和书写心得的一个重要途径，采用的是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——刀、石头、线条、印泥和印笺。因此，篆刻的语言要“有感而发”，不能为创作而创作。近一段

人。后来的部队看到路边有许多红军遗体，也无法掩埋，就永远留在了这山顶，这云海深处。

此刻，4月的山上寒风呼啸，一忽儿风，一忽儿雾。山顶垭口的积雪有三四十厘米深。在五道拐时，雾霭突然迷眼，雪风呼啸而来。一会儿天才大开，王母垭阴坡的积雪更深，脚踩下去嘎嘎直响，在雪山坡上留影，如果不小心，会一直滚到山下。山势陡峭，雪成冰壳，走一步都艰难。当年这支队伍中有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。连被抬着长征的王稼祥，也最后因为山路太陡，只得从担架上下来，被搀扶着翻过了垭口。

虽然路上的地名不雅，什么牛棚子、窝窝窝、蚂蚱沟、五道拐、九坳十三坡，但回头看群山奔腾、云海茫茫。革命者毛泽东徒步登临过如此高的雪山，40多岁的他正当盛年，壮志未酬，一定胸有丘壑、神闲气定，看过这样的云海，内心激情奔腾，其境界与眼光，气场与襟怀，定在4000米以上。“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。”看一看这诗人的气度吧，眼界吧。翻过此山，天下还有什么不可征服的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夹金山你应该在人生中遇见一回。她的云海，一定会在你的心中留下圣洁高远的怀念，并且时常会在眼前飘荡和奔涌。

(作者系第十届湖北省政协委员、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)

专栏·灯下听松